



國家非遺「金漆鑲嵌髹飾技藝」傳承人：「擇一事，終一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攝

鑲嵌漆彩夢 創藝無髹止



清宮造辦處第六代傳承人白艷萍。受訪者供圖

清宮造辦處第六代傳承人夏立軍。受訪者供圖

明亮的工作室內，清宮造辦處第六代傳承人、黑龍江省工藝美術大師、高級工藝美術師夏立軍和師妹白艷萍正低俯身形，在擺滿了各式製作工具的長案上，專注且分工有序地為一組四扇荷花漆畫屏風描金繪色。上世紀90年代，只是普通上班族的兩人，因對漆器藝術的喜愛，先後拜入國家非遺項目「金漆鑲嵌髹飾技藝」代表性傳承人、清宮造辦處第五代傳承人柏德元門下。二十多年來，二人潛心磨練漆藝技法，秉承「擇一事，終一生」的執著與堅守，讓距今已有7,000多年悠久歷史的中華漆藝，在黑土地上煥發出獨特的地域風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千 哈爾濱報道

金漆鑲嵌是中國傳統漆器工藝的重要門類，已有逾7,000年的歷史。明代漆藝專著《髹飾錄》將漆與顏料及金的結合，如描金、貼金、掃金等稱為「金漆」。用漆漆物，謂「髹」，「飾」即飾飾之意；「金漆」與「鑲嵌」工藝結合稱之為「金漆鑲嵌」。2008年，「金漆鑲嵌髹飾技藝」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1996年，還是一個普通上班族的夏立軍在故宮觀展，一件件古樸典雅、繪製着精美紋飾的漆器，一下子喚起了兒時跟隨母家學習傳統木匠手藝的記憶。

聽到講解員說，會這門手藝的人越來越少，技藝瀕臨失傳，夏立軍的心情十分沉重。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北京金漆鑲嵌又有長足的發展，但也不無可憂之處。以前從事金漆鑲嵌的工人多達千餘人，如今隨着老職工陸續退休，加上勞動條件比較艱苦，工資偏低，年輕人大都不願選擇這一職業，所以繼續從事這行的不足二百人。

融北國符號 創特色漆藝

思慮再三，夏立軍毅然踏上了求學的道路，拜入柏德元門下研習漆藝。這一入門，便是二十多年。邊學邊鑽研，邊學邊創新。靈感與北方風物相碰撞，各式技法與「北國符號」交織。家鄉的黑土地成為了創作的搖籃，哈爾濱的歐陸風情、冰雪世界、山色壯景無不吸引着他們施漆繪墨，盡情詮釋。

夏立軍與師父的關門弟子——同為哈爾濱人的師妹白艷萍一道在哈爾濱開辦工作室，讓這門曾瀕臨滅絕的冷門藝術在黑土地上扎了根，二人也逐漸形成了獨樹一幟的北方漆藝風格。

為了表現北方四季的獨特景觀，夏立軍常深入山林、濕地、雪鄉等地取景，積累素材

創作設計稿，並從400多種漆藝技法中不斷嘗試變換搭配，力求找到最佳表現之法。

白色雞蛋殼和青色鴨蛋殼錯落排布呈現的雪景層次厚重、使用變塗金箔和暈金時繪技法的荷葉張揚着生命的「紋理」、打磨呈斑駁滄桑的漆底映襯着金秋的五花山色、細碎蛋殼在黑色漆板上生出的棵棵白樺樹詮釋着不畏嚴寒與筆直向上的氣節風骨……有別於南方溫潤婉約、柔美朦朧的漆藝表現，他們的作品蘊含着北方獨有的豪邁大氣，展現出淳樸剛毅的性格極具北方標誌性特徵，也因此屢屢摘得全國各類美術大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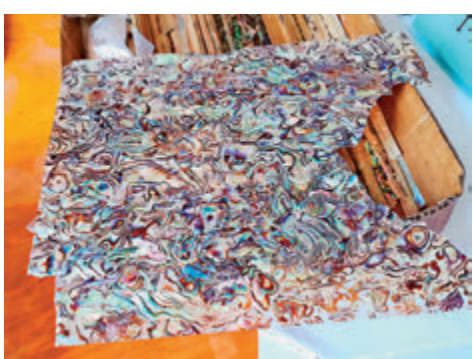
獲專利技術 製剔透色彩

「當我們決心做具有北方特色的漆藝時，一直想讓哈爾濱的冰燈成為最獨特的亮點。」為了實現心中的「執念」，二人開始研究新材料、新技藝，發現很多光色燦爛的貝殼在夜間也能閃爍剔透光澤的這一特性與冰燈不謀而合。

兩人便走訪民間工匠，向有關專家「取經」，對貝殼進行切割處理，剝除外殼選取色彩部分，採用蒸製法將其軟化，再冷卻塑形。經多番試驗，通過高低溫工藝的反覆加工，兩人終於將結構緊密、質地堅硬、彎曲度高的天然貝殼加工成薄厚適於鑲嵌、扁平易切割的螺鈿片，也因此獲得了「一種螺鈿片軟化切割方法」專利技術。

通過將橫縱切割的螺鈿片進行顏色、紋路、反光角度等搭配組合，或採用天然貝殼的原本色彩，或在淺色的螺鈿片背面塗上不同顏色的漆進行套色工藝處理，讓色彩透過貝殼映襯出來，以打造冰燈剔透斑斕的效果。

「螺鈿片的厚度不足一毫米，又薄又脆容易崩碎，製作起來很費功夫。」夏立軍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為了真實再現冰燈顏色的



經過專利技術處理並拼接而成的鮑魚殼螺鈿片。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攝

虛實變化、多種色彩的交織過渡和整個場景的明暗效果，對每一枚螺鈿片顏色處理的把握都特別重要。「因為是背面朝上塗色，再把它翻過來進行鑲嵌，貝殼的紋理、色彩的走向要與整個畫面保持一致和自然。有時難免會畫錯，有時用鑷子翻面時一不小心就夾碎了，製作起來非常耗神。」

研冰燈漆畫 破歷史紀錄

多彩的螺鈿片與漆色相互映襯，不論在何種光線下，貝殼天然的多彩盈光，將璀璨剔透的冰燈勝景恍若童話般美輪美奐地呈現。「我們用製作的一系列展現哈爾濱冰燈的作品，簡直成了各大展會、民俗展覽中的香餡餅！」夏立軍興奮地說，很多外地朋友和國際友人看到了都說跟真的冰燈一模一樣，紛紛駐足流連、讚不絕口。

夏立軍說，各類文化藝術中表現「雪」題材的很多，但是表現冰甚至冰燈的藝術品卻很少，「冰燈漆畫的研發可以說改變了漆畫『有雪無冰』的歷史，每每想起人們為之震驚的神情和歎服稱讚仍令我感到萬般激動和自豪！」



夏立軍給小學生宣傳講解大漆知識。受訪者供圖

進宮修文物 悟匠心純粹

身為故宮博物院和中國工藝美術協會雙備案的清宮造辦處第六代傳承人，夏立軍師兄妹亦有機會參與重要文物的修復。

2018年，他們二人一同參與宮燈修復，「由於年代久遠，風化、腐蝕等原因，木質的宮燈底座磨損嚴重。」夏立軍回憶道，古代的木藝都是榫卯結構，底座從八邊形、六邊形到四邊形由大到小逐層拼接而成。為了填補這些棱角鮮明的底座上破損的邊邊角角，要先選取同樣質地的木料，用調配好的漆灰將缺損之處黏補好，然後裱布，等裱布陰乾黏牢後就開始刮漆灰，從粗灰、中灰到細灰，直至完全平整無孔隙，再依照原有的平面和棱角進行手工打磨。

「木匠做棱角很簡單，但是漆匠就比較難了。全靠砂紙打磨，要盡量恢復成原樣，旁邊完好的漆面還不能碰到，是對手藝的絕對考驗，絕不是單單會這門手藝就能做好修復工作的。」夏立軍感慨萬千，也對中國一代代匠人心生敬意。

與高校聯手 傳漆藝之美

「隨着國家對文化越來越重視，我們也更堅定了繼續堅守傳承和發展傳統技藝的初心。」兩人表示，不僅要精益求精地打磨更多精品，更要延續傳承技藝的工作。

2017年，兩人在黑龍江省民族職業學院擔任客座教師，從開設選修課起，至今這門課程已經變成了該校的一門專業課，備受學生歡迎。

目前，兩人創辦的企業工作室也成為哈爾濱師範大學、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學院等當地高校相關藝術專業學生大四實習的實踐教育基地和面向社會的漆藝培訓中心。同時，白艷萍在哈爾濱市婦女界及部分社區，面向女性、殘疾人、民間愛好者等宣傳、普及和傳承大漆技藝，希望有更多人能認識和了解漆藝，為中華漆藝的傳承與發展貢獻力量。

1毫米厚度 40輪打磨

特稿

「想要做好漆藝，最重要的是需耐得住寂寞。」夏立軍語重心長地說，想要讓漆器最終呈現出「平、光、亮」的效果，全靠反覆打磨。「一件作品打磨幾十遍不在話下，再簡單的作品想要完美呈現出來至少需要兩個月。」

製作漆器首先要製作胎體，用木頭或石膏製作成形後，在上面裱麻布（麻布），待陰乾後刮塗8遍至13遍質地由粗到細的瓦灰混合的漆灰，將布面紋理填平，每刮一遍都需要經過陰乾、打磨，如此往復，直致胎體平整光滑，再施以4遍至6遍天然大漆做底漆，陰乾後打磨呈亞光狀態，胎體才算做好。

「而這只算第一步」，夏立軍笑道，後面還包括將設計好的畫紙拓稿，通過彩繪、暈金、鑲嵌等技法做出想要的裝飾和紋飾。待圖案效果完成後，就要用多種規格的水砂紙，質地由粗到細進行反覆多次打磨，直至達到最終的呈現效果。

「最考驗人的就是打磨。」夏立軍說，要把厚度為1毫米的蛋殼鑲嵌作品完全推平，需要重複「上漆—陰乾—打磨」這一流程至少40遍。「細一些的砂紙女孩子都可以拿來洗臉，但打磨漆器卻依然會留有劃痕。」因此，還要再用更細膩的指漆漆和專用粉填補細微劃痕並推光，讓大漆呈現出細膩油潤、沉穩大氣的效果。

雙手疤痕「不負千年技藝」

因頻繁打磨漆器，夏立軍那雙布滿新舊刻刀劃痕的手，指肚泛白，手指兩側細小的毛刺翻捲，萬般粗糙。「我們要做的是精品，只有這樣反覆仔細打磨出來的作品才能過我們自己這一關，才能不負於這門傳承了千年的珍貴技藝。」夏立軍無比鄭重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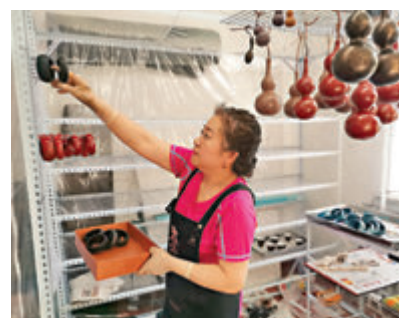
漆藝製作要經過多次打磨。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攝

過敏難熬 初心不變

「我們在整個製作過程中均使用天然生漆，它本身無毒，但每個剛接觸的人都會產生過敏反應，行話叫大漆『咬人』。」夏立軍透露，過敏時皮膚腫痛又十分瘙癢。短則五、六天，長則半個月。

通常隨着過敏的發生，體內會漸漸產生抗體，過敏程度會隨之減弱，過敏時間也會逐漸縮短，慢慢便不再過敏。然而，二十多年來日日與大漆相伴的白艷萍至今仍有着強烈的過敏反應：大腿上鼓起的淡黃色水泡，癢癢腫腫的眼皮，還有手臂上時不時便冒出一片紅疹子……

「有夢想不難，難的是堅持。」與身體的痛苦相比，白艷萍想要在漆藝道路上堅持下去的心從未動搖。因為熱愛，這份痛苦也變成了她的「甜蜜負擔」。



白艷萍在陰房查看大漆乾燥情況。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攝